

續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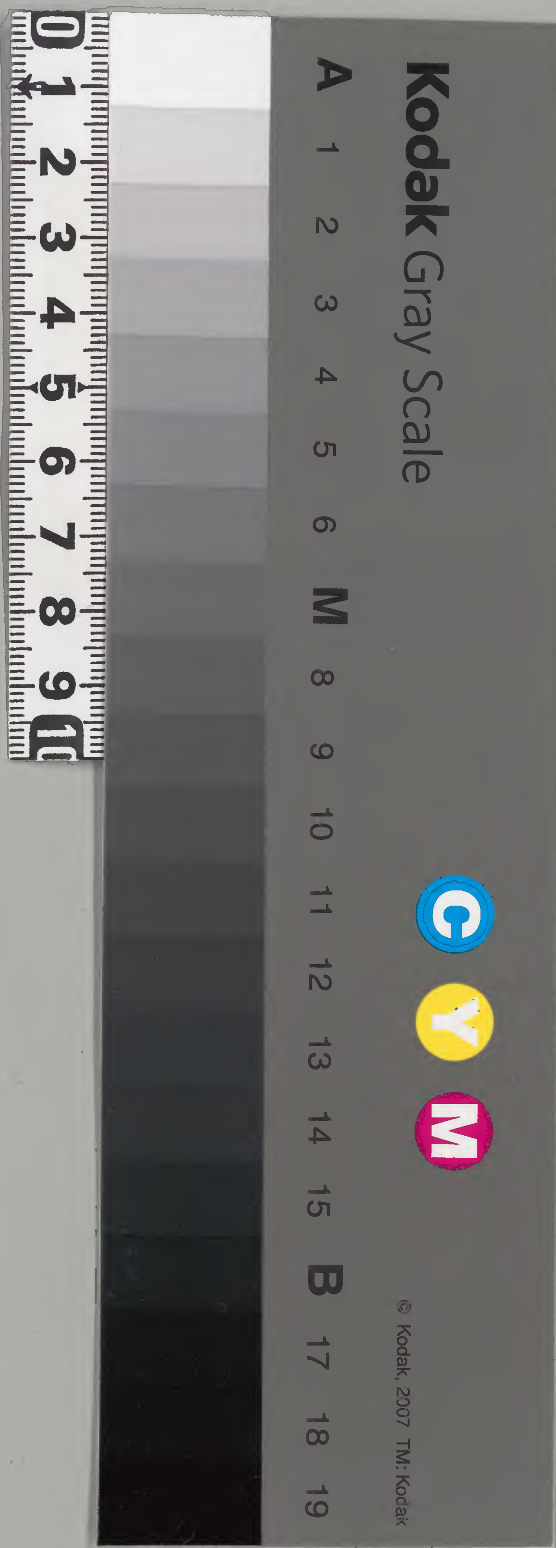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卷
宋高宗

第二十二卷
宋高宗

漢書門	
一	二
四	五
架	函
冊	號
六	九
架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四	五
函	九
冊	號
六	九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59
冊數	14 (12)
函號	284 8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淺草文庫

起已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十六年
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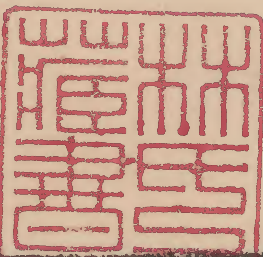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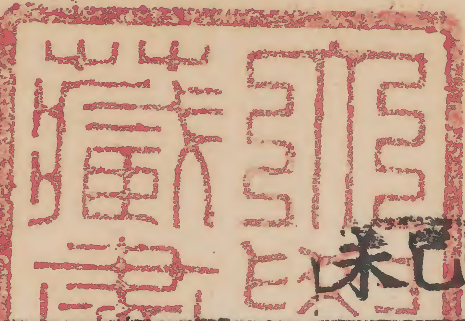
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蒙古兀

良合台掠靜江遂圍潭州兀良合台率四王兵
三千蠻獠萬人破橫

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
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蹙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

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掠官軍
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二月蒙

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蒙古主遣降
人晉國寶招



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閩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簡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

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蒲

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帥滕矐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以朱熠參知

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主

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

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攜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

州。忽必烈遣楊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漠。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鬼。度劉。劉。湯。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

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可通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

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澣黃洲。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艤。艤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以戴慶

炯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

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

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詔諸路出師。以

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

萬兩匹。冬十月丁未。大全有罪免。時蒙古侵軼日甚。大

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

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遇塞言

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龜孫等相

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

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

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

仕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被兵。湖南擾動。推

原禍根。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

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

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

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導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

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

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

聽。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

鄂。○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時邊報日急。臨

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

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人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

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龜孫亦言

鑿與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

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以趙葵為

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

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蒙古圍鄂州。都統張

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

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

勝權州事。以城危在

張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

州。遇蒙古俘卒于蕪草坪。獲之。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

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

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

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以朱

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

璧知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

鄂州圍解。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

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

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

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

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

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

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
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
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
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一十萬忽必烈許
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
兵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
解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既置
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
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眾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
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
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二月蒙古兀良

庚申

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

于新生磯

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

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

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

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高

麗王暉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僎為王

暉嘗遣僎入覲

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暉卒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僎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館僎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矣後更名植云

白氣

如匹練巨天○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

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召實默許衡

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

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

待加禮父之南還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至是復與衡同召吳潛罷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

是帝欲立忠王襟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

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巨

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

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

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

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

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

上丞相謂之大。必闕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做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代之制始備。以饒虎臣參知政

事。戴慶炆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副之。蒙古

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

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荅兒發兵于

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

丞。五月。文謙罷

文統本李璿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

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

蒙古阿藍荅兒

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

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

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辨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

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

饒虎臣罷

○戴慶烜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

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

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

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

主皆從之。**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六月立忠王禩為**

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

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

率為**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略使**

○蒙古李壇寇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

敗之。○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

脩好。賈似道幽之真州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

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脩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斯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不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

師○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

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冬十二月蒙

古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

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

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

統釋教

酉辛

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

杖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闐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

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

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

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

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

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

從祀三月朔日食○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禁

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

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蒙古聽儒士被

俘者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

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

貴通鑑四百三十一

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五月。蒙

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欲求如唐魏徵者。有

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

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

林侍講學士。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實默為

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東平宣

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

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

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

主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伴尊

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

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

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

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

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

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

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

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

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

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

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

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

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秋。七月。竄

吳潛于循州。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

劾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

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八月，俞興討劉整，敗。

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

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姦功，啓戎罷任鑄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殺

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龔一時閭臣。且怨士璧嘗侮

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萬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激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擊阿里不哥于昔木土，敗走之。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

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

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罷。

萬里在賈似道

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三年。蒙古中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

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

為江安軍。蒙古修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伉直不肯

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安饑。詔振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

似道。故罷。安饑。為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

王以康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蒙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

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

壇自忽必

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惻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脩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壇。事覺被殺。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

李壇復淄州。

壇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

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

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蒙古主命諸王

哈必赤總諸道兵擊壇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廷聞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封

陳光昺為安南王

陳日熒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

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熒為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似道以黃州之

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危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

月蒙古陷濟南李壇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

東經略使

蒙古主命史樞密阿朮各將兵赴濟南壇帥眾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

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為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

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九月。蒙古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前遣使于宋。

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

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蒙古命阿合馬領

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

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

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

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

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宋禩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

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

四年蒙古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相

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
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
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
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
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
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

業難成為陛下之後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

翰林學士徐經孫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

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

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

史虞慈張晞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

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

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

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

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

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

續通鑑綱目二

七

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言。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三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三

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

鼎簽書院事。○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

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

禾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夏六月。論買公

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

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買多為功。似道又以陳嘗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嶧。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嘗。王。唐。珪。馬。元。演。常。

州則洪撫。劉子庚鎮江。則章炯郭夔熊。江陰則楊班黃。伸。又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官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脩城治兵。潛畜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卑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甲子

五年。蒙古元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似道

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

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何夢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

力求去位。詔勉留之。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

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辭。乞避位。帝曰。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葉李。蕭頓沮。

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摭撫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蒙古阿里

不哥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

等伏誅。阿里不哥自昔本土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三人。及其謀臣不魯花。脫里

察。脫忽思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楊棟免。棟以彗星為虫

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彗星

凡歷五十餘日始滅。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

書省事。翰林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

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即日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

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推

薦人物。可器使者。其蒙古入都于燕。劉秉忠請定都

之。詔營城池及宮。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

興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

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行經界推排

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法。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作銀關。賈似

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

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

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

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年六十一。太子禛即位。尊皇后

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

同。然仁宗之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

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費似道。竊弄威福。相

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

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

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

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

馬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十一月蒙古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間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歸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丑乙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蒙古至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

事王爚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

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

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弃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廢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

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童

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

許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十一月。以留夢炎簽

書樞密院事

二年。蒙古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初理宗詔置籍

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

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

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執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

五月。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

包恢簽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盡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

陸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

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

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燕憲夫人。姪

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帝

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於雍

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

差。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

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且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驟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

罪丁

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叙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二曰為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界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后。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

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如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

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

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馭惰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二月。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益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閩監司郡守者。責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變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

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爚

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

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嗣榮王

與芮為福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

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

密院事。冬十一月。以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

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蒙古阿

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

也。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

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

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

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曹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

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

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四年蒙古至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

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

一琴一鶴金丹一壚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

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

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

陽。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

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

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冬十月。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園城。以逼襄陽。

朔日食。○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蒙古

以和禮霍孫為起居注。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告。蒙

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為之。十二月。包恢罷。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

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

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武銳軍脩學振饑民德之如父母葉夢鼎上疏乞致事不待報而

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以馬廷鸞

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

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

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

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

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义駐必取之蒙

古阿合馬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

不許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

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

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

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

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二月蒙古行新字加

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詔曰國家肇基朔方

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

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

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

號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三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

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

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

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

月光祖罷

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繫似道頗疑異已

黥堂吏以泄其憤秋七月夏貴龍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

績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

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

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

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禎而立安

慶公温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温禎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蒙古

主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誅止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呂文德卒

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推場為恨每曰誤

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禁兵

六年

蒙曰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

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

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聞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

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起復孫虎臣為淮東

安撫副使。○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

遂力求去。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

出知福州。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

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

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

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

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

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

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

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

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

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

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

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

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發勤。不知費幾州汗。蒙古立

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

主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

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

其專悞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

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

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蒙古主令問

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

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

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三月朔日食。○蒙古以許衡

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

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

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

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夏四月罷

直學士院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

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

官張志立。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

劾罷之。

拜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滬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

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堂。延羽流。塑已像其

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妻兄來立府門。若將入

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

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蔡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

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

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冬十月。詔范

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城萬

山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十二月陳宗禮卒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

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蒙古復立王植

為高麗王

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

未幾。衍黨斐仲孫等復集餘眾。立植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夏五

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

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扎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眾。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

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

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

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蒙古弛四

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

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

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

申壬

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元罷尚書省

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

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

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

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鈞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

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石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

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入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

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耐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

州道卒

龍榮，舊官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似道恐其召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以章鑑

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

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

胡氏為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

給曰：平章已久，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為罪

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

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

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賁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

書來責執政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詔加夢鼎少傅

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

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九年元至元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

死之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劊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鑱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

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

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破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錠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詔城清口。劉整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

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置機

速房子中書

襄樊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

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

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

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

李庭芝免。夏。西

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

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六月。降范文虎一

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

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

勅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真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珣擊走之。先是蒙古入蜀。珣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珣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

甚。珽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菁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騷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珽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驛，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騷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

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

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

之。遂起復似道入朝。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

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元以伯顏為

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蒙

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帝崩。

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稱詔。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

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焜長當立。似道主嬪，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材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

姦。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封兄是為吉王。弟昂為信王。

昂母俞脩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罷京湖制置使。

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一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

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遠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以朱禩孫為京

湖四川宣撫使

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以博羅權為中書右丞。○

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

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

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

寇。天澤有疾而還。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臣

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

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

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于荆湖。博羅懽。阿塔海。劉整。塔出。董文炳。行樞

密院于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九月。元呂文煥

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

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

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咬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

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

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冬十月。元伯顏攻郢州。

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

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

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

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

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

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

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

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

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

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貴。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火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眾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以章鑑

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

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

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以王

燾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

使阿朮襲青山磯。遂渡江。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

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

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鷓鴣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

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崖步闢。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

阿朮趨鄂州。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

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禩孫聞元兵趨

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

貴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

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

艫。腫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

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

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

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

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詔賈似

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木東下。趨臨安。

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

統諸軍。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

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

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

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

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陳奕以黃州叛降

元。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

降且求名。伯顏曰。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

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

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

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起乙亥宋帝熈德祐元年凡五年
盡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

帝熈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葬永紹陵○以

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

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初師夔提舉

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
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
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
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闔知德安府來興
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
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與

乙亥

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

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

為軍。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

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

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

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

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

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文虎遣

無為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文虎遣

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伯顏速來欲降。未幾復遣人言

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顏乃使阿

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賈似道出

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賈似道出

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似道畏劉整

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

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

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

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

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

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

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以汪立信為

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

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

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

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

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

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

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

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俾曾安撫。且以荔子

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

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

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

判趙卯發攝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

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

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

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

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元

主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

于北鄙。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

守。而安童總。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天澤

省院之政。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語不及他。元主聞計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

至真

至真

至真

至真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

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

賈似道以

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

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遠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元陷饒州。知州事唐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

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

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行

宮留守趙潛葉建康而逃

潛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賈似道

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

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

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闕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

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巖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

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聞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者爲之感動 直忤賈

似道賤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

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

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諡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亦至。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國子祭酒。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右丞相章鑑遁。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

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元博羅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權入漣海州

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陳宜中

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

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孤檠以城降元

文虎使通好息兵○以王爚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

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

閱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削章鑑官放歸田里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

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復吳潛向

士壁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

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元軍入常州知

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

元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有二星

闔于中天一星隕○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

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臨安戒嚴曾

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元兵既近

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晞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資。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使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

濡殺之。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

言不以兵多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元阿里海涯入岳州。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鄧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事○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逵

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逵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

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逵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

院事○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

興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元阿木

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

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

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唯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

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賜婺州處士

何基王柏贈諡

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

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相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

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

基曰文定。贈以張珏為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拍承事郎。

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

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

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

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六月朔日。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食既晝晦如夜。成都安撫使督萬壽以嘉定

諸城叛降元

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

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

紫雲諸城降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以王燾平章軍國重事。陳

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

王燾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

毋藉此求閑也。乃以燾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府讓

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燾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

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加李庭芝知樞密

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

傑敗績奔圍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

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毅者千人。載以巨

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

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圍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

世傑請濟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師不報。學生及臺諫

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

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

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

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徙

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

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

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

人能言。迫於眾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其

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魍魎。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賤所。會稽縣尉鄭虎臣

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

續文獻通考卷三

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斤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燾。

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宜一

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若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略以為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

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縝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元軍圍重慶。府督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元以

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

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

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

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

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

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

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

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

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揚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臣自殺。○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

○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

赴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

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洞壘。為援繕器械。時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元阿朮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而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

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陳合免。坐匿

中家。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伯顏分軍為三道。阿朮

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感帥左軍

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溲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伯

顏及阿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天祥遣兵救常

州不克。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

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少。手殺數。十一月。

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元將阿刺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刺阿

軍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
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
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元將宋都斛李恒等陷江西州軍。
江。淮。葵之子也。

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死之

宋都斛與李恒等長驅
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

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
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
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
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
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斛曰。壯
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
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
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
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

嘗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
圍城。姚嘗陳炤。劉

師勇。王安節方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
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
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
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嘗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
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嘗死之。炤與安節猶巷
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
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
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嘗希得之子。安節。堅
之子。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
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
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
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

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

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元軍破獨松關守

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

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元董文炳入江陰軍

○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

葬。返其田廬。○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遣工

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陳宜中當國。遭時多

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

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

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

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

幼冲在衰。經口。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

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

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

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

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

密院事。○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

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

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

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

兵入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

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

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

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軍中

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

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衷然為以文天祥簽書

之岳等至高郵松家莊為松篴所殺

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初立

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

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

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先牌書不盡

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

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

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丙子

二年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春正月元阿里海涯

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

州軍皆陷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

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

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

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

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

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

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

乃徧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頽。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希端明殿學士。諡忠節。

陳文龍黃鏞遁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常楙參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諸關兵皆潰。知嘉

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隆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爰舍。俾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

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遣監察御史劉昌奉表稱

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

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

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

以輸 常楙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

遁 ○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

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

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揚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

南北宣撫大使○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以元中

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

奏爾於元伯顏軍阜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

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

進次阜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張世傑劉師勇各以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所部兵入于海世傑帥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

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吳堅支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

祥遣堅還揚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而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

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解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比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駙馬都尉楊

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揚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以家鉉

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元呂

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矢盡而敗遂奔

建寧山中妻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

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

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

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

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街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

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

勅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巴

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

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兇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

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

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

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浙

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伯顏

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

王遂走温州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

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

走温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

若行都歸附邊城馬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

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

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元人索宮

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元伯顏入臨

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伯顏自湖

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

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

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觀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

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衰然三學生等

皆行太學生徐應德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

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澥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

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

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塚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澥金應以去。澥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元以阿刺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顏伯求二王。北還。承制留阿刺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刺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

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

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

也。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遥上帝尊號。

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遥上帝尊

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廣王爲衛王。○以陳

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

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

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

使趙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文天

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至行

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决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

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澥募兵于温州劉黼卒○元主忽必烈廢

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

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

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

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使董文忠語

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元以伯顏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同知樞密院事

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

戶六千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

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元將唆都陷

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時衢

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

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峻都連戰三月復陷發

州衢守備甚嚴峻都率總管高興等六月元軍入廣

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

州里海涯俊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

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推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

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

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

俱敗走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二縣翟

會浚兵敗國秀引還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卓兵亦敗詣元軍降

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

府南劍州取江西李庭芝妻才赴召至泰州揚州

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

死之淮東盡陷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

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

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

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

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

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技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

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

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

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

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八月元軍入真州。

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遂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秀王

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

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于兜零。敗績。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以太皇病。

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九月元軍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分道寇閩廣
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

西出江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熊飛為元

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

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

馬堅力戰禦之。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

涯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

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

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

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

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刺罕

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等逆戰于瑞安。敗績

死之。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

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

張世傑奉帝航海。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揚太妃等登舟。時軍

續通鑑綱目三

三

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王積翁叛降。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

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

壽庚以泉州叛降元。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且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趙潛棄廣州遁。方興亦遁。元入興化軍。

知軍事陳文龍死之。文龍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刺

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張珏復瀘涪州。遂敗元軍于重慶。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元阿里海涯破靜沔坑其

民馬。墜死之。廣西州郡皆陷。阿里海涯為書許。墜為

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墜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墜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墜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

里海涯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

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軍分道入兩川。元主以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文天祥移

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

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元主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

中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

郡。○文天祥誅吳浚。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

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元以西僧楊璉

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文天祥

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

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

鎮孫復廣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

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

淮人張德興

傳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

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六月文天祥

敗元軍于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

贛諸縣遂圍贛州○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

那木罕及安童以叛元主使伯顏討平之

元諸王昔里吉

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眾遇于斡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張

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

武軍

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

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元王

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

殺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

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

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
鳳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恒追
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
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
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阮
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
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
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澣鄒鳳乘騎逸去。至循州
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
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
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
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
死于

道。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塔出等引

兵入大庾嶺。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

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

遂入福州。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

峻都。至是。峻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

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

從。恐爲闔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

高死之。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

冬十月朔日食。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

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揚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披

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元峻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

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

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初塔出令峻都

會于廣之富場。峻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

臣馬發竭力拒守。峻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

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襲淺灣。帝

奔井澳。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十二月。帝有疾。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

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

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元伐緬。初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為平原郡公。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

縣皆陷。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

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荅。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

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填。元軍從後合擊之。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

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

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

續

續

續

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元定武官承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

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

總把百戶老死，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塔出者不襲，著為令。

都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發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

死之，唆都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元承用金大明曆，屠其民。

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

衡總之，遂命衡三月元以唆都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文天祥收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都

統凌震復廣州 帝遷碇洲，曾淵子至自雷

州以為參知政事 廣西宣諭使，淵子起兵據雷州。

兵攻之，淵子奔碇洲，遂有是命。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

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

見改元祥興，升碇洲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

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

勸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世傑使張應科王用

戰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潛欽。廉高化。諸州糧以

給之。世傑引還。六月。帝遷新會之崖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

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

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揚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

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元以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弘範言張

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

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

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與元阿里海涯

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

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

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

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涯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

諸蠻皆附于元。元汰江南冗官。阿合馬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

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

不肖子抹

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王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八月。有星隕。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于廣南。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加文。

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

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適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九月。葬。

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冬。閏十一月。凌震棄。

廣州道。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天祥。

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十二日。元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楊璉真加利宋墳。言。

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略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

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殞。象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莖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帝昺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 元張弘範襲

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

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

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漚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合州

守將王立以城降元 東川州縣皆沒 **院** 元東川行

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計。風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二月。張

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

死。宋亡。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厓山。潮

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

帝同溺。後官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檣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莖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

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
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
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
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秋
九月

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

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匡山之破張弘範等置
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

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
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
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
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
餘罪

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
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
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
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
燕館

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
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
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
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
長揖

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
廟土地與人而復逝者乎
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
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
為之

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
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
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
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
死者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
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
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
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
為輕

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
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
高宗為忠博羅語塞愍
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
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
愍

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
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
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
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
極於

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
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
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
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
為辭

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
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

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
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
存

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
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
其

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
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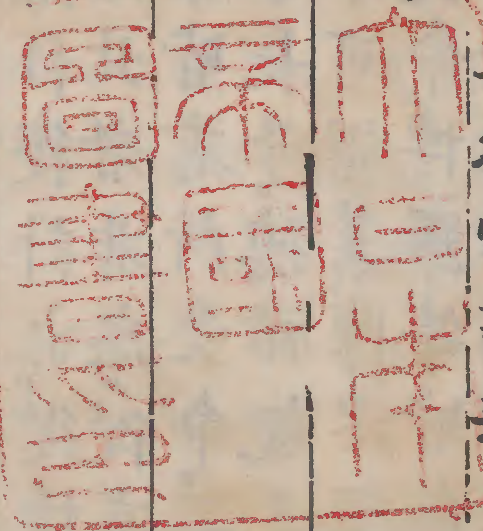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
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
而

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
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
病

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
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

元宿衛皆

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
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勞
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
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幹
耳朵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糜於此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